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《女娲山》第二十二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楚风

[单位]

[摘要] 一天夜里，正坐在破屋里的柴床上打瞌睡的罗玉来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。他双手抱着拐杖，歪着头靠在墙上，半睁着朦胧的睡眼，无精打采拉着假腔问道：“谁！”他以为又是那个住在下河桥洞里的算命仙儿王老头来找他下象棋的。

[关键词] 《女娲山》;第二十二章

一天夜里，正坐在破屋里的柴床上打瞌睡的罗玉来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。他双手抱着拐杖，歪着头靠在墙上，半睁着朦胧的睡眼，无精打采拉着假腔问道：“谁！”他以为又是那个住在下河桥洞里的算命仙儿王老头来找他下象棋的。“哥，我是小兰。”罗玉来的妹妹显得十分害怕，急急地说。她过去很少来哥哥这里，就是因为他住在这乱葬坟边上。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更是心惊肉跳。

“小兰！”罗玉来因下床太快，拐杖没有拄稳摔倒在地上，只听他“哎哟妈呀”地叫道。“哥哥，你慢点！”小兰隔着门缝看见哥哥摔倒了。“不要紧！”罗玉来一手按着小椅子，一手支着拐杖站了起来，用单腿只跳了两三下，便到了门跟前。面对丰乳细腰身着浅蓝色套裙的罗小兰，罗玉来愣住了。一年前，小兰去深圳打工时，他把妹妹送到车站，那时罗小兰实在是再土气不过了。而现在干脆是洋气十足，好像刚从美国归来的华侨。她脸上那粗糙的皮肤，现已变得非常细腻。过去那呆滞的目光，也变得神采飞扬，脸上刻着的那愚昧的印记，已被智慧和自信所代替。拢在头顶的长发，像清朝官员们头上的顶戴花翎。他想，这才像是二十岁的妹妹，没去深圳前的她看上去至少有三十多岁。哎！环境对人这么重要！罗玉来说：“这么晚一个人走夜路多不安全。”说罢他拄着拐杖去给妹妹打洗脸水。“我原准备今晚赶到家里，谁知汽车在路上耽误了。还有那二十多里山路，我怕不安全，只好先来你这里。”罗小兰洗着脸说。“那边咋样？”

罗玉来问道。“反正也不容易。”罗小兰说着坐到椅子上，拉下掀到大腿上的裙子盖住小腿。“哥，你身体咋样？”她心痛地看着哥哥的断腿问道。“没啥事，现在都习惯了。”罗玉来摸摸断腿下边用绳子扎着的裤腿说。“你在那边干……”他想问小兰在那边做什么工作，可是问了半截，似乎感到不妥，又停住了。从妹妹的衣着打扮上他已经明白了她在那边干什么工作。小兰脸上飞过一阵红晕，她听出来哥哥要问什么，她假装没听懂，故意拿过背包，取了一块雪白的毛巾展开后，双手捧着轻轻地沾了沾鼻翼两边，然后折叠起来，又沾了沾两个嘴角，那文雅举止罗玉来只在电影上或电视上见过。“我妹子现在……”罗玉来对妹子的变化，是反感其变质，还是赞赏其提高，或者反感赞赏兼而有之，他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。他扭着头看了看一片狼藉的脏屋子，终于找到了感觉，他在心里说：“想起来了，是别扭。”

罗小兰打开提包说：“哥，我这次总共带回来了七万块钱，给你留下一万元，再回去给妈一万元。”小兰说着已经把一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到了罗玉来手里。罗玉来心里并不准备接那钱，但手却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去接，他不愿看那叠钱，但那钱上令人人都动心的百看不厌的彩色图案使他为之激动。“不干净的钱。”他的脑海里曾闪过这一个念头。“不过这兄妹之情和她孝敬母亲的心是干净的。”

他开始计划着如何用这笔钱去办他没钱时就想办的事。他立刻想到了南关美容美发店那个二十来岁苗条亮丽的姑娘，他想，才五十元就可以……哼！是的他先想到办这件事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自从他被打伤致残，妻子跟人私奔后，他已是几年没挨过女人了。虽然他浑身伤残了十几个地方，但他的性系统没有受到一点伤害，性功能同过去一样强。这完全是因为把他打残的那伙人们的失误。据说，那伙人原准备把他那个系统废了，但由于为首的嫌麻烦，结果算放他兔子过山。罗玉来刚才想到南关美发店那野鸡时还觉得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妹妹，想着妹妹的钱来之不易用这笔钱去弄那，有一种罪恶感。但他转而又想，难道他们那些嫖客可以糟蹋我妹妹，我就不可以把他们的脏钱再拿出糟蹋别人的妹妹吗？这样正好扯平。何况我罗玉来一生充其量能糟蹋几个女人？有多少个男人糟蹋过她，想到这里他觉得头发都竖了起来，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妹妹。

“哥，妈最近来过没有？”小兰被哥哥的目光弄得不知所措，她扭了一下身子，无话找话地说，“明天我就要见到妈妈了。”罗玉来好像并没有听到妹妹的问话，他还在继续着他的想像，“话又说回来，小兰即便是不到南方让那些人男人们糟蹋，她还能上了天？她除了放牛、割草、打柴以外还能干啥？只要小兰用这几万元钱做后盾，找个好对象，办个工厂，或者公

出笑容，“下一步你怎么打算？”罗小兰从没有玻璃的后窗望着外边的黑暗夜空，想了好一阵子说：“我想先结了婚再说。”她说罢马上把目光移到哥哥的脸上。“结婚？”罗玉来有些吃惊地问，“在那边找的？”他想一定是南方的大款。“咱本地人。”小兰低下头说。“本地人。”罗玉来皱着眉头伸长脖子看着小兰。罗小兰抬起头看了看哥哥的脸，没吭声，又把头低下去了。“都要结婚了还不对我讲！”罗玉来带着既关心又批评的口气。罗小兰仍然低着头，显出很为难的样子，抬起眼皮偷偷地看着哥哥的脸说：“大海。”“大海？哪个大海？”罗玉来失声地问。罗小兰塌下眼皮，抠着手轻声说：“林大海。”“林大海！”罗玉来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，那条单腿如一个高强度的弹簧，把脚在地上一蹬，“咚”的一声站了起来，他一手扶着拐杖，一手把那一叠子钞票扔到罗小兰怀里。“你是看他爹还没把咱们一家人治死？”罗玉来脸上的伤疤开始充血，慢慢地变成紫色。他拄着拐杖在屋里一跳一跳地来回走着，“我为什么坐监？爹为什么气死？不都是因为林大海他爹当大队长时干的好事。我们两家斗了几十年，我们罗家一直被他们踩在脚底下，这就够丢人了。你再嫁给他们，我们还有脸见人？咋能对得起死去的爹爹。”他说着哭了起来，把拐杖在地上磕得“咚咚”响。“那都是过去的事，”小兰毫不让步地说，“我和大海有感情。”罗玉来想到了小兰曾被大海的父亲占有了几年，现在又要嫁给大海，他实在不堪忍受这种屈辱，可惜此刻仇人不在旁边，否则他一定会杀了大海的父亲。他只好转而怨恨自己的妹妹太没廉耻。“你这个不入祖坟的下贱东西。”他本不愿揭妹妹的短处，但却失口说了出来。罗小兰和所有妓女一样，最怕别人说她不入祖坟，她想，连我的哥哥也这样当面羞辱我。再想到哥哥的所为，她顿时怒火冲天，指着哥哥说：“你的嘴是怎么豁的，你的腿是咋断的？你能入祖坟？”真是打人不打脸，骂人怕揭短，罗玉来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他结结巴巴，脸憋得通红骂道：“你……你，这个该死的不要脸！”只见他举起拐杖朝妹妹的头上砸下去。罗玉来拐杖头上的铁箍正好砸在罗小兰的头上。罗小兰“啊”的一声，晃晃荡荡转个圈倒在地上，血顺着耳朵边往下流。罗玉来站在门口，见此情景心里一阵恐慌，但他对小兰的愤怒并没有减弱。他气得从豁开的鼻翼边上发出“哼哼”的声音，他那条单腿已抖得站立不稳，只好坐到床上双手扶着拐杖。他瞪大眼睛盯着门看，只偶尔把目光移到小兰身上一瞬间便又迅速移开。他的脑海中闪出了妹妹一岁多时得了脑膜炎休克过去，他抱着妹妹拼命朝大队卫生所跑的情景，想起了他坐监后妹妹给他送衣服送馍的情景。他想，你小兰在南方就是和再多的男人搞，我都可以原谅，我们和那些男人们无仇无怨，而你不该被我们罗家不共戴天的仇人父子占有，占有了还不算，你还要再嫁到他们屋里。这时他把目光又移到妹妹那鼓鼓的提包上，自语道：“你还要把你用肉体换来的钱也拱手奉送给仇人。”夜如死一般寂寞，二三里外的村庄零星几声汪汪的狗叫过后，偶尔飘来一声牛的“哞哞”声，野猫“唧唧哇哇”撕抓声，间或着“哼呼，哼呼”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猫头鹰叫声。罗玉来想，“野猫笑，猫头鹰叫，这是附近要死人的预兆。”他感到身上一阵颤栗，顿时浑身毛发倒竖。他看着妹妹头上流血的地方想：“不会太严重吧？”“你……我非到法院告……告你抢劫……”罗小兰痛苦地断断续续小声说道。她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却没有一点力量。“法院！”罗玉来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耳边不停地响着：“法院，法院！”法院这两个字最令他胆寒和恐惧，他咽下的一口唾液，像硫酸一般直落下去，他感到一股子稀尿浸湿了裤裆。他浑身发抖失声地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，她要告我，我会再去坐监的！”他瘫软在床上，不敢朝小兰看，他只是再看看小兰鼓鼓的提包和掉在地上的一万元钱。“一共七万元。这可是够老母亲和我花一辈子的。我这个又瘸又拐的人，这辈子别想再见到这么多钱了。她要是把这些钱都奉送给仇人，连我的母亲也不会容忍的。她这种不入祖坟、败坏门风的女人，留着干啥？她带这么多钱回来，全县的人都会知道她在南方当妓女，我们罗家人将从此无脸见人，就是公安局知道了她的根底也会抓她，我除掉她也是为社会除一害。天哪！那监狱可真不是人去的地方，这一进去恐怕别再指望活着出来了。为了罗家的声誉、为了老母亲的幸福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她今夜来这里也没人知道，她失踪，也没人会怀疑到她的亲哥哥头上。”想到这里，他靠着门后的墙壁双手举起了拐杖，用拐杖上的铁箍朝小兰的头上拼命地砸下去……案子不出十天，便被侦破了。申阁剑听说罗玉来杀害亲妹的事，什么也没说，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